

风轻
著

盛世医妃

上

完美终结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风起幽云金戈响，紫霄龙吟天下惊。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凤轻
著

盛世医妃

上

【完美终结】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医妃：完美终结 / 风轻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552-3516-3

I. ①盛…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8213号

书 名 盛世医妃·完美终结
著 者 风 轻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姚冬霞
特约编辑 崔 悦
装帧设计 苏 涛 李红艳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9.5
字 数 7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516-3
定 价 7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目录 [上]

CONTENTS

第一章	新朝风云	001
第二章	初至幽州	040
第三章	峥嵘初现	080
第四章	御赐婚事	117
第五章	深入敌营	162
第六章	燕王侧妃	213



目录 [中]

CONTENTS

第七章	祸乱之始	259
第八章	龙凤双胎	301
第九章	困守幽州	346
第十章	隰州宁王	407
第十一章	势如破竹	454
第十二章	战功赫赫	485



目录 [下]

CONTENTS

第十三章	烽火连天	521
第十四章	援救燕王	557
第十五章	剑指金陵	601
第十六章	兵临城下	638
第十七章	身世大白	690
第十八章	江山易主	739
	番外之后来的事	765
	番外之皇城情缘录	773



第一章 新朝风云



萧纯死了，后面的事情不是他们该管的。南宫墨回去只是淡淡地带给萧千夜一句“萧纯已死”便跟着卫君陌一起出宫了。

后面，都是萧千夜自己的事情了。

半个时辰后，天色渐亮。提心吊胆了一个晚上的权贵们连忙收拾停当准备上朝。一切似乎都平静下来了。街上那些手持兵器杀气腾腾的侍卫撤走了，接二连三闯入府中的不知道是贼寇还是什么的人也消失不见了。一切平静得仿佛昨晚的慌乱只是一场梦。

但是……当有人路过摄政王府和楚国公府以及亲近萧纯的几个大臣的府邸的时候就会知道，这并不是梦。这几家的府邸现在已经布满了朝廷的兵马和应天府的衙役。

燕王府众人连休息都来不及，天色刚亮就接二连三有人拜访。送走了诸如康王世子、陵夷公主等皇室宗亲之后又迎来了谢家、秦家这些金陵名门。就连蔺家都派人上门找蔺长风了，当然被正在后院闭目养神的长风公子让人毫不留情地请了出去。

大厅里，秦梓煦一手捧着茶，一边打量着眼前的一对男女。大约是昨晚一夜没睡，南宫墨的精神有些不太好，慵懒地靠着卫君陌的肩头坐着。往日总是明艳清丽的女子难得地多了几分淡淡的缱绻妩媚，跟坐在旁边身形笔直得仿佛一把利剑的男子坐在一起却是让人感到奇异的和谐自然。

秦梓煦不由得在心中淡淡一笑，这世上的女子无论是聪慧的还是愚钝的，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在外人面前总是愿意做出一副端庄雍容的模样的，绝少有人会如南宫墨这样的悠然自在。

秦梓煦心底微微一动，不由得皱了皱眉。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意笼罩到自己身上，整个人也仿佛被寒风包裹住了一般。抬起头来，果然看到一双凌厉的紫眸正定定地盯着自己，紫色的眼眸中，带着毫不掩饰的不悦和警告。

秦梓煦无奈地苦笑，摸着鼻子摇了摇头道：“卫公子，昨晚的事情……不知两位怎么看？”

卫君陌看着秦梓煦，沉声道：“萧纯死了，南宫怀现在应该在天牢里。”

秦梓煦一惊：“卫公子的消息……果真灵通。”虽然猜到了一些，但是他确实还没有得到具体的消息。

卫君陌也不隐瞒，淡然道：“昨晚我跟无瑕也在宫中。”

秦梓煦习惯性地摸了摸鼻子，叹气道：“好吧，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卫公子觉得……陛下在铲除了萧纯之后，会不会再将火烧到世家的头上？”毕竟他们这些世家中有几个确实是暗中跟萧纯有些来往。虽然没有秦家什么事，但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今这个时候谁也不能不小心谨慎了。

南宫墨睁开眼睛，有些好奇地看向秦梓煦道：“秦公子怎么会来问我们？无论陛下是什么想法，我们可都是插不上话的。”

秦梓煦笑道：“大概是因为……我相信卫公子跟郡主的能力吧。”

卫君陌神情淡漠，却依然开口回答了秦梓煦的问题：“那要看秦家如何打算。”

秦梓煦神色肃然，沉声道：“恭听指教。”

卫君陌冷冷地看着秦梓煦，并不说话。秦梓煦愣了愣，似乎有些不明白卫君陌为何如此。皱了皱眉，心念飞转，蓦地恍然大悟，沉声道：“祸水东引。”

南宫墨看着秦梓煦，淡笑道：“只希望秦公子不要引火烧身才是。”

秦梓煦苦笑，摇摇头道：“郡主误会了，秦家经过了之前先帝的事情，家父也觉得世家如今锋芒太盛了。能屈能伸，才是长久之道，不是吗？”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一个家族想要长久地传承下去，该舍的时候就一定要能舍。秦家已经是金陵十大名门之首，再进一步又能如何？族中子弟封侯拜相，族中女子封妃立后，甚至未来的皇帝也带着秦家的血脉？

现如今，追随先帝的开国功臣还在，刚刚发迹的朝中新贵也在努力上升，各地诸王仍手握重兵，的确不是一个能够产生权臣的时代。

当然，秦家也不能什么都不做。那样的话秦家只会被昔日的那些盟友一口一口地吞掉。

秦梓煦是铁板钉钉的秦家下一代家主，秦家的未来该如何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抉择。秦梓煦觉得跟卫君陌和南宫墨交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现在看起来能有什么具体的好处，但这是他作为一个未来家主的直觉。

南宫墨道：“秦家家主果然是个聪明人。”秦家家主未必是个好人，但是从一个家族的兴亡角度来说，他绝对是个可靠的家主。

“能得郡主称赞，家父想必也是十分高兴。”秦梓煦笑道。

卫君陌道：“看来，秦公子已经想到办法了。”

秦梓煦叹气，哪儿还能不明白卫君陌的意思。“卫公子，是打算去幽州吗？”卫君陌跟萧千夜关系不好，金陵城里知道的人不少，如今萧千夜做了皇帝，不管怎么说留在金陵都是卫君陌处于劣势。只是……去幽州到底是卫君陌迫不得已才作出的决定还是从头到尾他的目标都没有变过呢？如果是后者……

秦梓煦摇了摇头，有些事情，还是糊涂一些的好。

也不等南宫墨和卫君陌作答，秦梓煦举起手中的茶杯对两人笑道：“大约没有时间给两位送行了，先在这里预祝两位一路顺风！”

南宫墨莞尔一笑，秦梓煦果然是难得地聪明过人：“多谢。”

三人又闲聊了一会儿，秦梓煦方起身告辞。临走时笑道：“若是有朝一日在下来投靠两位，还望两位能够收留。”

南宫墨挑眉：“秦公子说笑了。”

秦梓煦笑道：“这世上的事情谁说得准呢？在下就当郡主应了。告辞。”

看着秦梓煦离去的背影，南宫墨靠在卫君陌肩头道：“秦家少主，果然不简单。”

卫君陌道：“萧千夜身边若有秦梓煦这样的人……”

“可惜，萧千夜身边不会有秦梓煦这样的人。”南宫墨笑道，“萧千夜没有作为一个君王应有的胸襟和手段，他不会喜欢比自己聪明厉害的人物。更何况，秦梓煦这人看似温和实则骄傲，他是不会委屈自己去做萧千夜身边的谋士的，除非萧千夜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信服。”

“启禀公子、郡主，大理寺和都察院的人来了。”门外，管事急匆匆地来禀告道。南宫墨坐起身来，挑眉道：“有什么事？”管事有些为难地犹豫了一下，道：“这……听说楚国公府被抄家了，大理寺和都察院的人说是奉命……来捉拿郡主的。”

“奉命？奉谁的命？”南宫墨有些好奇地问道。

卫君陌的神色却立刻沉了下来，原本就面无表情的俊脸上更是冷得如冰雕一般，站起身来对南宫墨道：“你休息一会儿吧。”说完就举步往外面走去。南宫墨连忙拉住他，道：“你去哪儿？”

“休息。”卫君陌伸手拍拍她道。

“不行，我跟你一起去。”南宫墨抓住他的衣服不放，真让他去还不把人给弄死了？

卫君陌冷酷的紫眸闪过一丝无奈道：“我去看看。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冲动的人吗？”

“原本不是，但是你现在的表情看上去很像是啊。”

无奈之下，卫君陌也只得点头同意两人一起去。

前院里，萧千炯正怒气冲冲地瞪着眼前的众人：“你们胆子肥了，也不看看什么地方就敢往里闯。欺负我父王不在金陵是不是？”这些日子得了南宫墨不少好处，萧千炯对南宫墨这个表嫂还是颇为维护的。

众人无奈，齐刷刷地看向领头的人——大理寺少卿阮郁之。阮郁之这人，能力还是有的，就是名声差得无以复加，人品烂得尽人皆知。不过人家有朱家做靠山，如今萧千夜也忙得很没工夫理这些琐事，倒是让他在大理寺混得还不错。虽然大多数人鄙视他的名声和人品，却还是有更多趋炎附势之辈看在朱家的权势和金钱的分儿上跟他相交。阮郁之竟然也认为这都是自己能力过人，扬扬自得起来了。

这种人原本就是个不起眼儿的小人而已，微不足道得让人觉得专门去收拾他都会掉价。但是偶尔他突然冒出来恶心你一下，却也足够恶心得你两天吃不下饭。

阮郁之轻哼一声，斜眼看着萧千炯道：“我等奉命办差，就算是燕王府公子，也不

能罔顾国法吧？”

“本公子就罔顾给你看！”萧千炯是什么人？除了燕王等极少数人外谁的面子都不给，就连自己的嫡亲大哥都能时不时呛上几句，岂会对阮郁之客气？直接上前一步，一拳打在了阮郁之的右眼上。

阮郁之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哪里受得起这个，立刻被打得嗷嗷直叫。还是旁边的同僚看不过眼，让人将萧千炯拉开了。萧千炯犹嫌没有出够气，直接下脚踢，被两个哥哥一左一右架开还不肯罢休。

阮郁之捂着脸从地上爬起来，指着萧千炯道：“真是无法无天了，燕王府要造反了吗？”

“阮大人，慎言！”萧千炯脸色一沉，厉声道。

阮郁之也知道自己失言了，燕王府他惹不起，恨恨地住了口，咬牙道：“三公子殴打办案的官员，此事本官一定会上奏陛下的！”

“哼！”萧千炯嗤之以鼻。

旁边的官员叹了口气，朝着萧千炯三人拱手道：“世子，两位公子，下官等人奉命办差求见星城郡主，还望三位万勿为难。”

萧千炯皱眉道：“你们带着这么多人跑到燕王府来，是求见的模样吗？别说表嫂是先皇御封的郡主，就算只是长平姑姑的儿媳妇，各位难道不该尊重一些？”

众人怨怼的目光纷纷投向阮郁之，显然这是他的主意。阮郁之却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冷笑一声道：“南宫怀逼宫谋反，南宫墨身为逆犯之女，要什么尊重？”

“哦？本郡主倒是想听听，阮大人打算如何对付我这个逆犯之女？”众人背后，一个清越的声音传来，带着二月初的清寒。

众人回头，一对璧人携手从院子里并肩而出。南宫墨站在卫君陌身边，蓝衣翩然，笑靥如花。一双清眸似笑非笑地望着义正词严的阮郁之。

阮郁之睁大了眼睛，仿佛嗓子里吞进去了一颗鸡蛋一般，望着相携而来的两人，憋红了脸，半天说不出话来，哪儿还有方才的志得意满。

在阮郁之看来，从高高在上的郡主一下子沦为了逆犯之女，南宫墨此时本应该落魄无助、哭泣求饶才对。所见和所想的差别太大让他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来。

南宫墨已经走到了他跟前，含笑道：“阮大人，你还没回答本郡主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对付本郡主？”

被南宫墨笑吟吟的目光扫到，跟着一起来的大理寺和都察院众人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后退半步，于是阮郁之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站在最前面的一个。

阮郁之冷哼一声，扬起下巴道：“南宫墨，南宫怀意图谋反已经被陛下关入了天牢。你身为南宫怀的嫡长女，自然也难逃罪责，识相的话就跟本官回大理寺候审。”

“放肆！”南宫墨冷笑，清丽的容颜上带着比阮郁之还要高傲的神色，“本郡主是先帝钦封的郡主。只要陛下一天没有废除郡主的封号，我就还是大夏皇朝的郡主。区区

一个大理寺卿居然敢直呼本郡主的名字，谁给你的胆子？”

阮郁之自然不会那么容易被吓到，轻蔑地望着南宫墨冷笑道：“死到临头还嘴硬。”

旁边围观的一众官员脸色发白，都要吓得缩到角落里去了。心中暗骂阮郁之害人不浅，自己想要作死还要带上他们。星城郡主是那么好问罪的吗？不说星城郡主有功于社稷，是先皇钦封的郡主。就说燕王、齐王、大长公主，哪一个是好得罪的？在这几位没表态之前，皇帝陛下都没有下旨捉拿星城郡主，你就是作死也不要太积极好吧？

卫君陌冷眼看着眼前的阮郁之，许久，方才问道：“是陛下让你捉拿无瑕的？”

阮郁之不算矮，站在卫君陌面前却矮了一截，更不用说两人天生就云壤之别的气势了。阮郁之只能勉强抬起头来仰望眼前的男人，色厉内荏地道：“我等臣子，自然应该为陛下分忧。”

“所以，就是你没有旨意就带人闯进燕王府想要绑架我的夫人？”卫君陌的语气毫无起伏，阮郁之身后的人却噌噌地退了好几步。

没有旨意、闯进燕王府、绑架……他们是有多大的胆子才被阮郁之说动跑来燕王府的啊？

阮郁之却不这么觉得，理直气壮地道：“南宫怀谋反，其罪当诛。南宫墨身为南宫怀嫡女，自然也该株连。我等臣子就是为陛下分忧的，这种小事何须圣旨。”

“我不知道南宫怀该不该死。”卫君陌慢条斯理地道，“但是，擅闯燕王府，却是死罪。来人！”

“在！”萧千炯兴奋地叫道。

卫君陌淡淡地扫了他一眼，吩咐道：“拖出去，砍了。”

阮郁之终于变了脸色，看到身边的人的反应才意识到卫君陌不是在说笑。看着逼近自己的两个王府侍卫，惊恐地叫道：“你们敢！本官是朝廷命官。”

萧千炯幸灾乐祸地道：“朝廷命官？擅闯王府重地，别说是区区一个大理寺少卿了，就算是一品大员也是重罪。”

“不！你们敢！你们敢……快救本官，救命啊……”阮郁之带来的人中有人想要上前，却被卫君陌冷漠的眼神钉在了当场。

“君陌。”南宫墨拉了拉卫君陌的衣袖，低声道。

卫君陌微微点头，表示自己心里有数。

“启禀公子，启禀郡主，善嘉县主求见。”门外，侍卫匆匆禀告。

“不见。”卫君陌断然回绝。

侍卫犹豫了一下，又道：“善嘉县主……带了陛下的圣旨来。”

圣旨来了，自然不能不见了。在场的大理寺众人都暗暗松了口气，忍不住抬手抹了抹额头上的虚汗。

客厅里，朱初喻一边有些焦躁地走来走去，一边在心中暗骂阮郁之蠢猪。她怎么也没想到阮郁之居然敢在圣旨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跑到燕王府来挑衅南宫墨和卫君陌。谁给他的勇气？如果不是担心这两个人将这件事记在自己和朱家的头上，朱初喻才不会管阮郁之的死活。朱家

是缺人，但是他在朝堂上那点儿能力还赶不上他闯祸的速度。看来……是该放弃这个人了。

“见过世子，见过郡主。”看到南宫墨和卫君陌二人进来，朱初喻连忙福身行礼。南宫墨含笑拂袖道：“善嘉县主不必多礼。县主亲自走这一遭，不知陛下有什么旨意？难道也是要捉拿南宫墨归案的？”朱初喻勉强一笑道：“郡主说笑了，郡主和世子协助陛下平定叛乱功在社稷，岂有捉拿二字？”

南宫墨挑眉，含笑看着朱初喻等她开口。

朱初喻看了一眼坐在一边沉默不语的卫君陌，暗暗叹了口气道：“陛下正是担心会产生误会，刚下了朝就立刻写下了诏书，特别赦免郡主以免被南宫怀牵连。”

南宫墨接过圣旨看了看，放在一边微笑道：“请县主代替南宫墨多谢陛下。”

“郡主客气了。”朱初喻道。见南宫墨和卫君陌二人没有多说什么的意思，朱初喻只得自己开口道：“听闻方才大理寺有人闯入了燕王府，还请郡主和世子不要怪罪，他们也是一心想为陛下分忧。”南宫墨笑道：“这是自然，既然是一场误会那就算了。不过……糟了，你刚刚让人把他砍了……阮郁之还活着吗？”

朱初喻心中一沉，很快又释然了。阮郁之若真是被人弄死了也活该，谁让他自己不长眼睛。只要她将自己和朱家的立场交代清楚就可以了。

“阮大人是有什么地方对郡主和世子不敬了吗？若是如此，果然该死。想必陛下也不会说什么。”朱初喻微笑道。

卫君陌沉声道：“还没死。”

两个侍卫模样的男子一左一右拖着阮郁之从外面走了进来，被扔在地上的阮郁之望着朱初喻依然是一脸呆滞的模样。显然，方才朱初喻的话他也听见了。

朱初喻看了看面无表情的卫君陌，垂下了眼眸。她被人算计了，不过也无妨……阮郁之本来就是一颗弃子。

“阮大人，没有陛下命令擅闯王府，对郡主无礼。此事，我会禀告陛下的。”朱初喻沉声道。不知是不是太过震惊，阮郁之竟然没有开口。朱初喻也不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起身朝南宫墨告别，“初喻还有事在身，就先告辞了。”

南宫墨点点头：“县主慢走，来人，送善嘉县主。”

管事恭敬地请朱初喻出去了，大厅里只留下南宫墨、卫君陌二人和已经呆掉的阮郁之。南宫墨伸手戳了戳卫君陌，好奇地打量着阮郁之问道：“这个怎么处置？”卫君陌眼底掠过一丝冷光：“扔出去。”自然有人会出手收拾他的。

留下空荡荡的客厅，南宫墨舒了口气突然想起：“糟了，忘了问朱初喻，皇后生了没有。”

卫君陌挑眉道：“皇后生没生跟你有什么关系？无瑕喜欢孩子？”

南宫墨立刻警惕地飘开，离他三丈远：“先说清楚，我现在可不想生孩子。”

卫公子面色如常：“无瑕想多了。”

“真的？”

“……”

不知道是朱初喻的动作快还是萧千夜的动作快，和“皇后生下一子”的消息一起传来的就是阮郁之再一次被贬为庶人了。不过这一次阮郁之比较悲惨，两刻钟前派去跟着阮郁之的人传回来消息，阮郁之刚离开燕王府不久就遇到了几个小混混，被人打断了双腿。根据紫霄殿杀手的专业眼光观察——粉碎性骨折，寻常大夫无法医治。不寻常的大夫……轮不到阮郁之。

“真是悲惨啊。”南宫墨好心情地叹息道。对于阮郁之这种人她懒得再亲自出手对付，但是看到他倒霉她还是会拍手称快的：“不知道是谁这么善解人意啊。”

“朱初喻派人做的。”卫君陌道。

南宫墨眨眨眼睛，趴在他肩膀上好奇地问道：“你早就知道朱初喻会对付阮郁之？”

“既然已经放弃了，而且阮郁之也听到了那些话，以她的心性怎么还会给阮郁之东山再起的机会？”只是打断了双腿，没有要阮郁之的命已经算是朱初喻手下留情了。

南宫墨对阮郁之也没有什么兴趣，站起身来道：“既然没事了，我去看看大哥。”

卫君陌看着她：“要我一起去吗？”

南宫墨挥手笑道：“只是去看看，你去做什么？还是想想怎么应付萧千夜吧。”昨晚紫霄殿的人扮成宫中侍卫的事情虽然解了萧千夜的燃眉之急，但是绝对也触动了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叹了口气，南宫墨含笑朝他耸耸肩：不遭人妒是庸才。

卫君陌点头：“靳濯还在金陵，让他跟你一起去。”

南宫墨也无所谓，如果这样能让他放心一些倒也无妨。

靳寨主因为朱初喻感情受创，大约短期内对山贼土匪这一十分有前途的职业有些意兴阑珊了。卫君陌回到金陵之后他也没有立刻离开这个对他来说十分讨厌的繁华都城，所以很快就出现在了南宫墨的跟前。

看着南宫墨一副准备出门的模样，靳濯略带调侃地道：“卫君陌是不是把你当成一碰就碎的摆件了？出个门还要我专门跟着？”在靳大寨主看来，南宫墨分明比这世上绝大多数男人还要凶残。居然还要他随身保护，保护什么？保护别人不被她欺负吗？

南宫墨也不生气，笑咪咪地道：“靳寨主，男人嫉妒的嘴脸很难看。”

靳濯轻哼一声：“最毒妇人心，南宫怀好歹也是你亲爹，你看起来倒是一点儿也不在意。”

南宫墨悠然道：“既不是我逼他谋反的，也不是我抓的他。”难道还要她表演一下心痛内疚吗？

斗嘴皮子靳濯显然从来没有赢过，瞥了南宫墨一眼，环抱双臂，坐在一边闭目养神。南宫墨了然一笑，看他这火气大得，不知道又在哪儿受了刺激。

南宫怀是重犯，被关在刑部的天牢里面。南宫墨身份特殊，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刁难。

天牢的官员只是查看了南宫墨的郡主身份令牌，就恭恭敬敬地将人请进去了。

跟在狱卒身后，经过了长长的关满了囚犯的长廊。长廊两边的囚室里面关着的都是最穷凶极恶的犯人，这些人都是犯过重罪，要等到秋后处决的。

历朝皇帝只希望每年少砍几个人以证明自己治下河清海晏、天下升平。而大夏皇朝的开国皇帝陛下却认为人杀少了不足以震慑庶民，大夏的刑罚也因此相当地严峻。

平心而论南宫怀的待遇还算是不错，这间囚室不小，而且相当干净，里面关押的人也不多，只有南宫绪、南宫怀、乔飞嫣、乔千宁、乔月舞，还有林氏。

南宫绪和林氏被关押在一个牢房里，而南宫怀和乔氏母子三人被关在另一个牢房里。于是那一边几乎闹翻了天，而南宫绪和林氏这边却是安安静静的。

南宫绪独自一人坐在牢房的一角闭目养神。林氏失魂落魄地坐在另一角也不言不语，仿佛根本没听到对面传来的吵闹声一般，直到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抬起头来看走进来的南宫墨方才站了起来，欢喜地叫道：“妹妹，你来救我们了吗？快救我们出去，我和夫君是无辜的。”

南宫墨心中叹了口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走到南宫绪跟前，问道：“大哥，可还好？”

南宫绪睁开眼睛，眼中无悲亦无喜：“你来这里做什么？”

南宫墨道：“看来没有人为难你们。”

南宫绪轻哼一声，道：“陛下还没下旨，没有几个没长脑袋的会冲动行事。”南宫墨点点头，将手中拎着的包袱递了进去，道：“现在天气还很冷，你身体不好。”南宫绪定定地望了南宫墨许久，方才接过包袱。

另一边的南宫怀眼神阴郁地瞪着南宫墨。南宫墨也不在意，勾唇浅浅一笑，问道：“父亲，你可还好？”

南宫怀冷笑一声道：“自然没有你好，你是来看我的笑话的？”

南宫墨打量着南宫怀有些疲惫的脸，有些惊诧地道：“父亲觉得你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只值得来笑你一场吗？”

“这么说，你是来报仇的？就跟这个逆子一样恨不得我死？”南宫怀厉声道，射向南宫绪的眼神也充满了仇恨和愤怒。显然直到现在南宫怀也难以接受南宫绪竟然背着 he 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一个父亲被儿子背叛的感觉是如此的清晰深刻。

南宫墨叹息：“即使是现在，你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吗？”

南宫怀冷笑：“我有什么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南宫墨打量了南宫怀半晌，终于点点头道：“父亲说得没错，那么……对于我的袖手旁观，父亲应该没有什么怨言才是。毕竟……明知你只有死路一条，我为什么还要搭上自己来救你？”

南宫怀脸色铁青，哑口无言。

“南宫墨！”乔月舞扑倒在牢房的栏杆前，一只手紧抓着栏杆，一只手努力地想要

去抓南宫墨的衣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南宫墨打量着牢房里的四个人，乔千宁独自一人抱着膝盖坐在一个角落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乔月舞神情疯狂，对着南宫墨张牙舞爪。倒是乔飞嫣的样子看起来比受了许多折磨的乔月舞还要凄惨，身上的衣服已经脏得看不出什么颜色了，天牢里本来就冷，一张楚楚可怜的脸冻得青紫，但是她身边的人却谁都没有想过分一件衣服给她御寒。

一个才刚刚小产的女人就经受这种事情，就算将来活着出去了只怕也要落下病根了。

“你……你是……来看我的？”乔飞嫣看着站在牢门外，平静地注视着自己的南宫墨道。

南宫墨挑眉：“看来乔夫人也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事来找你？”

乔飞嫣脸上露出一丝悲愤的怒意，冷笑道：“我现在还不够惨吗？就算我曾经做了什么，你那个好哥哥不是已经替你报过仇了？他杀了我的孩子！”

南宫墨淡淡道：“你的孩子是乔月舞杀的，还有……就算是报仇，我也喜欢亲自动手。这么说，你是承认当年你派人去丹阳害我的事情了？”

“只可惜……让你命大逃过了！”乔飞嫣咬牙冷笑道。

南宫墨满意地点头：“很好。你放心，我不会杀人的。”南宫墨的笑容还有些和蔼的味道，但是看在乔飞嫣眼里却绝对称不上善良。南宫墨当然不是不杀人的，她只是不喜欢当着外人的面杀人而已。

突如其来的恐惧让乔飞嫣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警惕地望着南宫墨：“你想干什么？”

南宫墨淡淡微笑：“你现在这个处境，我还有必要做什么吗？”

虽然南宫墨这么说，却并不能让乔飞嫣就此放松下来。南宫墨有些怜悯地看着她凄惨的模样，再看她警惕的神色有些好笑：“就算我现在想要对你做什么，你又能怎么样？乔夫人，女人做到你这样的地步，也算是一种悲哀吧？”

乔飞嫣瞪着她：“你想说什么？”

南宫墨笑道：“你不是嫉妒母亲，想要抢走她的一切吗？现在，你觉得你抢到了吗？”

我当然抢到了！乔飞嫣忍不住想要冲口而出，但是对上南宫墨笑吟吟的眼眸，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她真的抢到了吗？孟氏是死了没错，但是她生前养尊处优，死后极尽哀荣。即使是她在世的时候，南宫怀再怎么厌恶孟家，却从来不曾对孟氏有半点怠慢。至于郑氏……只怕根本就没有被孟氏放在眼里。乔飞嫣很了解自己这个表姐，当初孟氏退居寄畅园，说是因为南宫怀带回了郑氏宠妾灭妻，实则是孟氏自己放弃了南宫怀。如果真的想要做什么的话，十个郑氏也不是孟氏的对手。

反观自己，乔飞嫣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单薄肮脏的衣衫。女儿恨自己入骨，儿子待自己也不若从前亲近，至于南宫怀在昨晚之后更是将她弃如敝屣。这样的自己，除了比

孟氏多活了几年以外，她真的赢了什么吗？

南宫墨望着乔飞嫣，淡然道：“当初我曾发誓若是让我找到了害我之人，必定让她生不如死。但是现在我想你已经快要体会到生不如死的含义了，我自然不会再对你做什么。”

其实乔飞嫣最好的结局大概就是就这么死了，否则的话，以萧千夜还有朝中那些文人对乔飞嫣的厌恶程度，最有可能的就是将她流放边关苦寒之地。养尊处优了半辈子的乔夫人大概不会想知道女人被流放到边关那种地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看着这牢房里的“一家人”，南宫墨觉得有些无趣，转身对南宫绪道：“大哥，我先回去了，过两天就来接你。”

南宫绪摇摇头道：“不必再来了，陛下那边应该会对我从轻发落。墨儿，过两天就是母亲的忌辰，我放在大光明寺供奉的经书还没有取回来。你亲自去取回来在母亲的墓前烧了吧。”

南宫墨蹙眉，南宫绪盯着她，淡淡道：“记住了，千万别耽误了忌辰。”

南宫墨心中叹了口气，微微点头道：“我知道了，大哥。保重。”

南宫绪轻轻点了下头，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南宫墨转身要走，身后却传来南宫怀有些冷硬的声音：“站住！”

南宫墨回头，南宫怀道：“你就这么走了？”南宫墨挑了挑秀眉，回身微微一福：“父亲，女儿告辞了。”

南宫怀气得脸色发紫，咬牙道：“救我出去，我是你亲爹！”

理所当然的态度让南宫墨觉得好笑，南宫墨打量了他半晌，问道：“父亲，你这是……怕死了吗？”南宫怀脸色僵硬，怒瞪着眼前浅笑嫣然的美丽女子，还没来得及咆哮出声，就听到南宫墨用从未有过的冷漠声音道：“你该庆幸你还是我父亲，否则……”

否则什么，南宫墨没有说，但是南宫怀却瞬间明白了。方才那一瞬间南宫墨身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的气势让南宫怀明白，原来，他依然从来都没有看清楚过这个女儿。那分明就是手上不知道沾染了多少人的血才会凝聚起来的杀气。

“看来父亲没什么要说的了。”南宫墨微笑道，“以后应该不会有机会再跟父亲见面了，父亲保重。”

说完，南宫墨转过身漫步朝着牢门口的方向走去。身后传来南宫怀不甘的怒骂和吼叫，却都丝毫不能影响到她的步伐。

牢门被打开又被关上，偌大的牢房里只有南宫怀的怒骂声。

“够了！就算你骂破了喉咙她也不会救你的！”靠在牢房的栏杆旁边，乔飞嫣看着眼前的南宫怀忍不住尖声道。

看到这样的南宫怀，乔飞嫣心中突然多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后悔。她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男人，跟孟家闹翻了。为了这样一个男人，从没有正眼看过自己相伴十多年的丈夫，

还惹上了南宫绪和南宫墨这两尊煞神。

但是现在……眼前的南宫怀哪里还有当年青年名将的英姿飒爽？哪里还有当年纵横沙场的豪迈霸气？也许……当年在南宫怀向北元人投降的那一刻，她就该认识到南宫怀并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只是当时的她是怎么想的？他是为了我才向北元人投降的。

乔飞嫣感到有些好笑。现在这个人已经落魄到对自己的女儿求救的地步了，显然并不是为了她。

“都怪你这个贱人！”南宫怀看向乔飞嫣的目光充满了厌恶和恼羞成怒的懊悔。显然后悔的并不只是乔飞嫣一个人，南宫怀也同样后悔。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女人开始的，但是这个女人……有孟氏的美貌吗？有孟氏的才情吗？有孟氏的聪慧吗？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出身低贱的郑氏都比她强得多，至少郑氏……不像她一样人尽可夫！

“贱人！”南宫怀扑过去，狠狠地踢了乔飞嫣一脚。一手抓着乔飞嫣杂乱的长发啪啪就是几个耳光甩了过去。

乔飞嫣被打得眼冒金星，殷红的鲜血从唇角滑落。看着眼前面目可憎的男人，乔飞嫣忍不住将口中的血朝着南宫怀吐了过去，然后趁着南宫怀防守的机会扑了过去对着南宫怀又打又抓：“南宫怀！你凭什么怪我？是你自己怕死！当初是你勾引我的，是你害了我一辈子！”

角落里，乔月舞和乔千宁神色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乔千宁犹豫了一下也只是将乔月舞拉到了自己身后，沉默地注视着前方不知在想些什么。对面，南宫绪睁开眼睛，沉静眼眸中闪过一丝嘲弄的冷笑，又重新闭上了。

出了天牢，冬日的暖阳静静地洒在身上，顿时让人觉得刚刚从牢房里带出来的阴森气消失无踪。靳濯抱着手臂跟在南宫墨身后，挑眉道：“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靳寨主内力好，耳力更好，虽然没进去，但牢房里的一举一动却都没有逃过他的耳朵。

南宫墨回头看他，笑眯眯地道：“哦，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

“那你觉得怎么样？”靳濯好奇地问道。

“看到他们过得不好，我就安心了。”南宫墨一本正经地道。

“恶劣。”

“承蒙夸奖。”南宫墨笑道。

“见过郡主。”不远处，几个宫中侍卫模样的男子走了过来，恭敬地行礼。南宫墨挑眉问道：“何事？”

为首的男子道：“陛下有请郡主进宫一趟。”

“所为何事？”南宫墨问道。男子为难地道：“这个……属下不知，不过卫公子此时也在宫中。”

南宫墨点点头道：“行了，前面带路。”

“郡主请。”